

读《汇河湾的根苗》:

在岁月褶皱里看见生长的力量

□颜丙环

捧读《汇河湾的根苗》时,总觉得书页间飘着麦香与泥土气。这本由八旬退休乡镇干部齐祚功写就的自传体小说,没有华丽辞藻,甚至语言土得掉渣,却像汇河湾的流水,带着岁月的温度,静静淌过读者心间。字里行间的艰难与坚韧、平凡与执着,让我们触摸到一种扎实生长的力量。

书里最动人的,是那份不加修饰的“真”。作者写童年,没有刻意渲染苦难,只淡淡记下“跟哥哥拉着独轮车去泰安

送公粮”的细节——独轮车碾过崎岖山路的吱呀声,少年肩头磨出的血痕,勾勒出旧时光里的生存重量。那样的年月里,能吃饱已是奢望,可他偏在油灯下“啃书本”,从弱等生逆袭成优秀生。这逆袭里没有奇迹,只有“别人睡了,我再读半宿”的执拗。是汇河湾的黄土教会他的:土能生苗,勤能补拙。

从民办教师到扫盲先锋,从学雷锋标兵到乡镇干部,作者的人生轨迹,恰是一代基层工作者的缩影。扫盲时,他背着

黑板走村串户,油灯下教妇女写“毛主席”三个字;当民办教师时,他虽然拿着微薄的工资,却把全部心思放在学生身上;去师专进修时,他一个40多岁的人跟年轻学生一起“啃书本”,笔记记得比谁都认真。书中对这些细节的描述没有豪言壮语,却藏着最动人的担当——对土地的爱,对乡亲的情,以及“做事就要做好”的朴素信念。

合上书页,我忽然明白“根苗”二字的深意。汇河湾的黄土埋着他的根,而那些在艰难岁月里长出的坚韧、勤奋、担当,便是他向上生长的苗。如今的年轻人,或许不必再拉着独轮车送公粮,不必在油灯下苦读,但那份在困境中不低头、在岗位上不敷衍、在岁月里守初心的精神,却永远不会过时。

读《汇河湾的根苗》,最令人动容的是作者在面对苦难时的坚强与坚持。八旬高龄的作者拖着病魔啃噬的身躯,用10个月“爬凳子手写”的坚持,让汇河湾的根苗真正扎根文字,也扎根读者心底。

从2017年做肠梗阻手术,到膀胱癌、脑梗塞接踵而至,病痛如乌云压顶,可作者偏要在生命的裂缝里种出文字的花。“边吃药边爬凳子,一个字一个字写”,这场景像极了童年拉独轮车送

公粮——当年在崎岖的路上咬牙前行,如今在病榻上坚持写作,岁月变了,骨子里那股不低头的劲儿始终没变。

这让我想起沙漠里的胡杨,即便风沙刨根、干旱啃噬,也要把枝叶向天空伸展。作者就是这样的“文字胡杨”,病魔摧残了他的身体,却无法阻止他与故乡、与岁月对话的渴望。作者撰写的每一个字,都是从苦难里“抠”出来的,汇河湾的根苗是童年到暮年的人生,更是压不垮、打不倒的生命基因。

我们时常抱怨“没时间”“太难了”,当看到八旬老人在病痛中写就的“坚持”,才懂得真正的热爱是“哪怕手脚颤抖、身体孱弱,也要把想讲的故事讲完”。《汇河湾的根苗》不仅是一本书,还是一面镜子,照出我们缺失的韧性,更是一把火炬,在生命的寒冬里给后来人提供“不服输”的热量。原来,所有平凡而动人的人生叙述背后,都站着一个与命运抗争的灵魂。这或许就是《汇河湾的根苗》最真实的力量:让我们在别人的苦难与坚韧里,找到照亮自己人生的微光,明白只要根还在,生命就总有向上生长的可能。

读《汇河湾的根苗》一书,我在字里行间触摸到真实的力量,读懂了汇河湾的根苗真正的生命力——它从不是完美的文学范本,而是一棵真实的树,带着泥土、虫眼,努力把枝叶伸向天空。

作者坦言自己只读了几年高小,写自传时明知“用词、造句、标点符号满是错”,可这份“笨拙”里,藏着最珍贵的赤子心。他不像专业作家精雕细琢,而是像老农种地,把“对自己负责、对后人负责”当种子,一锹一锹把人生翻进文字。那些词不达意的段落,像庄稼地里歪扭的苗,可正是这“歪扭”,让我们看见了一

个真实的灵魂: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高小课堂里求知,在民办教师岗位上摸索,在乡镇干部的奔波里成长,每一步都带着没被打磨过的生涩,也带着没被污染过的真诚。

“真实生活的写照,真实感情的流露。”作者这句自白像一把钥匙,解开了汇河湾的根苗的“精神密码”。当下太多文字追求精致完美,却丢了真实。可作者偏要把“不足”摊开,让我们看见。生命的记录,本该是带着体温的、带着缺憾的。就像汇河湾的土地,不会因为石块、沙砾就不长庄稼;人生的故事,也不会因为文字不完美就失去价值。

这让我想起敦煌的残卷,虽有破损、错漏,却因“真实记录”被奉为瑰宝。《汇河湾的根苗》也是如此,它的不完美,恰是最动人的完美——让后来人明白,只要有对人生负责的态度,哪怕文化不高、病痛缠身,也能写出属于自己的“生命之书”。当我们学会在不完美里看见真诚,才算真正了解汇河湾的根苗:它扎根的,本就是真实的土地;它要传递的,从不是文学技巧,而是“活着就要留下真实足迹”的信念。

原来,真正的力量从不完美里,而在像作者这样明明知道写不好却依然要去写的勇气里。这棵根苗会在岁月里越长越粗,因为泥土里埋着的真实,永远是生命最肥沃的养料。

这位八旬老人用一生写就的故事,像一面镜子,照见我们内心的浮躁与懈怠,更提醒我们: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扎深根、向上长,永远是生命最该有的姿态。这或许就是《汇河湾的根苗》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——在平凡里看见伟大,在朴素中读懂力量。



历下淘书琐记

□朱德民

去省城济南,我总要转转书店,淘点书。淘书,一要有钱,二要有闲,三要有眼力。我作为一介书生,以教育为业,谈不上有钱与有闲,撑不着、饿不着,终日忙忙碌碌。有无眼力,从不是自己说了算,自己看好、看重的书,在别人眼里也许很一般。

当今,淘书确实不易。不是书太少,而是太多、太滥,让人难以抉择。我到书店访书,无非两大类,一是专业类,二是兴趣类。在专业方面,找些教育类图书;在兴趣方面,凡可读性强的,尽收囊中,其中留意较多的是文史类图书。

我常去山大旁边的致远书店,原因有二:一是文史类图书多,二是店员素养高,能给读者荐书,其中一位小伙子懂很多文史知识。近日去济南,我用小半个下午的时间,在致远书店淘得几本好看的书:孙郁的《鲁迅和周作人》,钱理群的《拒绝遗忘》,王力的《诗词格

律》,陈乐民的《启蒙札记》和唐弢的《文章修养》。

《诗词格律》,我早些年曾经买过。那时喜欢创作古典诗词,苦于不懂格律,就买了这本书。该书写于20世纪70年代,作者王力作为学者研究诗词格律,按理说与非学术的事情不搭界,可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留下深深的政治烙印。

且看引言:“我们在叙述诗词格律的时候,既举毛主席的诗词为例,又举古人的诗词为例。在举古人的诗词为例的时候,注意选择一些思想比较健康,可资借鉴的作品。但是,这些都是封建文人的作品,不可避免地还带有封建时代的局限性,常常是封建性的糟粕和民主性的精华杂糅在一起。因此,我们必须贯彻两点论,除了历史主义地加以肯定之外,还必须站在今天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来观察和衡量。”现在读这些话可能觉得滑稽,但在当时,先生是很严肃地说这些话的,这就是时代背景。

可惜,早年间买的这本书,后来竟不知去向,所以一直想买再买一本。如今看到中华书局新出版的《诗词格律》,硬壳布面,装帧精美,甚喜。

唐弢的《文章修养》是本通俗读物,字词句篇、语法修辞,描述得清楚易懂,类似的,只嫌其少,不嫌其多。唐先生这一辈子学人,做学问专注严谨的态度,以及深厚的文章修养,都值得我们学习。

《拒绝遗忘》收录了钱理群最具代表性的38篇文章,是作者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成果。封皮上的两行烫金字

格外醒目:“北大的良心”的思想再版,“精神界战士”的灵魂呐喊。

钱理群的文章,我读过不少。他那本《我的精神自传》是一部个性非常鲜明的思想学术人生自传。我愿意读他的书,与他的研究领域以及思想有关。我对周氏兄弟也极有兴趣,除了他们的作品,手头尚有林非、刘再复合写的《鲁迅传》,林志浩的《鲁迅传》,钱理群的《周作人传》,黄乔生的《周氏三兄弟》,陈漱渝的《鲁迅评传》,周海婴的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等,这些书各有千秋,异彩纷呈。

这次淘得再版的《鲁迅和周作人》。孙郁的文章很耐读,前些日子,我看完了他的《张中行别传》。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,其文笔优美、结构凝练,恰如其分地契合了张中行的气质。撰者出入于传主的现实或精神世界,时见精辟独到的见解。前两年,我还从北京买回孙郁的《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》,极好。

《启蒙札记》是中国社科院已故学者陈乐民先生的著作。打开书,卷首语是这样一句话:“至此,我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思考,只弄明白了一个简而明的道理:我挚爱的祖国多么需要一种彻底的‘启蒙’精神。”

我在致远书店翻看这本书的时候,店员正给一位老者推荐此书。听到他们在谈论伏尔泰,店员称老者为宋老师,想必是山师大的教师吧。回到家,细读这本书之前,又把书架上的“世界大人物丛书”中的《伏尔泰》浏览了一番。

那抹永恒的怀念拂过

——追思抗日英烈杜昭勋

□刘奎林

有些思念,不会随岁月淡去,反而会在时光里越沉越深。我妻子的姥姥,离开我们已近20年,老人这一生温和沉静,心里却始终揣着一份不曾言说的怀念,怀念着她少年离家、为国捐躯的兄长——杜昭勋。

姥姥是家中最小的妹妹,比杜昭勋整整小了14岁。在她漫长的人生里,杜昭勋从来不是史书里遥远的英烈,只是那个从小疼她护她、最终再也没有归来的亲哥哥。这份怀念,从懵懂孩童到垂垂老矣,伴随了姥姥一生,也成为我们家族心底最柔软、最庄重的记忆。

姥姥常说起旧时往事:杜家当年在宁阳县磁窑镇西贤村,家境宽裕,田产安稳,日子平和。杜昭勋生于1916年,自小聪慧好学,9岁入村内小学,在教书先生的爱国启蒙下,早早懂得了家国大义。他先后就读于宁阳县立第二、第三小学,1933年考入泰安育英中学,眼界渐开,心志愈坚。

姥姥出生时,杜昭勋已是14岁的少年,对这个年幼的小妹倾注了全部温柔。家中好吃的总先留给她,闲暇时便牵着她的小手在村间漫步,讲书本里的故事,讲外面广阔的天地。在姥姥的记忆里,哥哥一身整洁长衫,温文尔雅,是她最踏实安心的依靠。她曾以为,这样安稳的时光会一直延续,哥哥会守着家人,读书成才,永远做她可以依靠的兄长。

可山河破碎的风雨,终究打碎了这份平静。在泰安育英中学,杜昭勋接触进步书籍,思想逐渐觉醒。他聆听冯玉祥将军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“绝不作亡国奴”的教诲,心中救亡图存的热血彻底被点燃。1935年,“一二·九”运动席卷全国,杜昭勋毅然走上街头,与爱国学生一同奔走呼号,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

回到家中,他力劝父辈将田产财物分给贫苦乡邻,不愿在国难当头时只顾小家安稳。守旧的长辈无法理解他的赤诚,甚至将他锁在家中,阻止他参与抗日活动。年幼的姥姥虽不懂民族危亡,却看得懂哥哥眼中的焦灼与坚定,她总在深夜悄悄为哥哥送水送饭,听他诉说对国家的忧虑和对侵略者的愤恨。哥哥轻轻摸着她的头说:“小妹,国家不保,家便难存,哥哥要去打鬼子,护住百姓,也护住你和家乡。”那一刻,姥姥明白,哥哥的心里已装下了更广阔的天地,打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担。

七七事变后,杜昭勋毅然投身抗日,化名鲁民,参加徂徕山起义,成为磁窑镇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。他从普通战士逐

步成长为营教导员,英勇作战,一心报国。

哥哥离家的那个清晨,天还未亮,姥姥躲在门后,看着他决绝的背影消失在村口小路,从此再未回头。等待与怀念,成了姥姥童年最沉重的心事。关于杜昭勋的消息断断续续,每一次讯息都让她既骄傲又揪心。她为哥哥成为抗日英雄自豪,更日夜祈祷他能平安归来,再牵起她的手,温柔地唤她一声小妹。

可她最害怕的那一天,还是来了。

1941年,沂蒙山反“扫荡”战斗打响,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三团三营教导员的杜昭勋,率部攻克费县汪沟镇日军据点,以极小伤亡击毙日伪军32人。次日日军重兵反扑,部队陷入重围,伤员众多。危急时刻,杜昭勋挺身而出,率军突围,掩护营长及伤员撤离。激战中他左臂中弹,强忍伤痛指挥战斗,最终身中数弹,壮烈牺牲,年仅25岁。弥留之际,他们拼尽全力高喊冲锋的口号。

噩耗传到西贤村时,姥姥刚满11岁。那个疼她护她的哥哥,永远留在了沂蒙大山里,再也不能回来,再也不能唤她小妹。姥姥哭干了眼泪,此后无数个夜晚,她都在梦里与哥哥相见,醒来却只剩满室清冷与无尽怀念。这份怀念,伴随了姥姥一生,成为她一辈子放不下的心事。

她从不跟外人炫耀兄长是抗日英烈,不说他的战功,不提他的壮举,只是把这份深情悄悄藏在心里,在没人的时候,轻轻念一念他的名字,想一想那个温文尔雅的哥哥。我们没见过他长衫儒雅的模样,也未亲历他浴血奋战的时刻,却能透过姥姥一生的怀念,读懂他对妹妹的满心疼爱,透过史料的点滴记录,感受他为国赴死的滚烫赤诚。

杜昭勋长眠于宁阳烈士陵园,松柏常青,英魂永驻。姥姥一生未了的怀念,我们会代代相传;烈士舍家为国的赤诚,我们会永远铭记。愿这份家国大义与血脉深情,伴着悠悠岁月,永远传承不息。

江城子·叹流光

□荷清

又斟绿蚁对斜阳,路迢迢,水长长。
朔风乍起,梧桐落金黄。
三万浮生已过半,业未成,鬓先苍。
回首往事话沧桑,敲庐内,秉烛光。
闻鸡起舞,心雄志亦壮。
流光过隙抛人去,聚有缘,散无常。

